

“木偶体验课”开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

做个“冰墩墩” 在社区来场冬奥会



■ 老人自制的“冰墩墩”袜子偶

动不便或是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奉上一堂别开生面的“木偶体验课”。96岁的江逢川是参与活动的老人中最年长的,爱热闹的他直言,自从疫情暴发以来,为避免聚集,小花坛里街坊邻居嘎讪胡的机会都少了,家里冷冷清清,能有机会来这里做木偶,和大家说说笑笑,真是难得。

做“冰墩墩”袜子偶是老人们自己的主意,项春雷说:“原本我就准备按照既定课程,让他们自己动手做几个袜子偶,再演几个小场景,没想到老人们这么有创造力。”参加活动的老人里不乏冬奥迷,80岁的刘老先生年轻时可是滑冰高手,曾在东北生活多年的他乡音不改,还曾练就“冰上飘”的本事。冬奥会上,中国小将频频出成绩,让他激动,也忆起往昔:“现在滑冰是滑不动了,能保持记忆力不衰退就很好了。”

78岁的丁春梅有一双巧手,原本就擅长织绒线的她,做几个袜子偶那是驾轻就熟,她更感兴趣的是木偶表演。“真没想到木偶还有这么多种类,这种袜子偶制作简单,材料又都是日常生活里随手可取的,还蛮适合自己做着玩的。”一边聊着天,一边忙着手上的活儿,不一会,丁春梅的“冰墩墩”就做成了,让老伙伴们啧啧称奇。她笑说:“我准备回去买点厚的保暖袜,多做几个,等周末孩子们来的时候,跟他们一起玩。”

之所以要为老人们准备这样的木偶体验课,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表示:“老年人出现认知障碍的情况比较普遍,有可能是脑血管疾病、高血压等常见病引起。轻度的认知障碍,一方面要积极就医、药物治疗,另一方面也要健脑,让他们进行手工制作、戏剧表演等,锻炼记忆、加强交流,也是有帮助的。”项春雷也表示:“如今生活节奏快,子女们白天要忙工作,老人白天独自在家孤独感难以缓解,若能经常和同龄人说说笑笑,参与集体活动,既能锻炼脑子,也能愉悦身心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文体社会

五颜六色的绒线扎成一小捆,大小不一的泡沫塑料球,还有可做装饰的纽扣和丝带,在木偶老师的专业指导下,老人们用这些零碎材料做成了形色各异的袜子偶。甚至就连市面上卖到脱销的“冰墩墩”,也能通过“改造”成袜子偶,在手上“活”起来,一场社区里的“冬奥会”就此拉开帷幕……

昨日,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会员项春雷带着他“万物皆偶”工作室的小伙伴,来到打浦桥街道蒙西日间照料中心,为部分行

▶ 袜子偶让老人喜笑颜开

古镇变成「美术馆」

在沪上古镇巡展
主题艺术设计展

本报讯(记者 乐梦融)上海枫泾古镇日前迎来了一场“古镇记忆·非遗传承——上海艺术影像展”(见上图)。居民和游客穿梭在小镇街道中,偶遇古镇的历史,好像打开了熟悉的话匣子,春寒料峭的古镇小街因艺术添得暖意。

位于金山区的枫泾古镇周围水网遍布,镇区内河道纵横,桥梁有52座之多,现存最古老的为元代致和桥,距今有近700年历史。主办方特邀艺术家对上海16个古镇深入调研并潜心创作,递交

300余件作品,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推选其中72件在枫泾古镇公共区域展出。展览分设非遗传承、景观建筑、人文风俗三大板块,用创意影像和公共艺术记录“非遗代表”之一的手工艺在这方土地中的传承与交融。在影像作品中,古镇的主角包括了热闹非凡的街巷商客、怡然自得的古镇原住民、深含底蕴的民俗活动,都折射着人们对古镇质朴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渴望。

展览没有区划出特定的展馆,而将古镇整体视为“美术馆”,让古镇灯会与展呈设计相融合,让古镇建筑空间与影

像艺术相融合。人们漫步在青砖小道上,就会偶遇这些作品,这种打破了以往固化的传统场地限制,走进古镇空间和居民生活的观展模式,让展览变得更轻松自由。

除了展示了非遗技艺的传承和创新,古镇民俗文化的发展经历也被钩沉出水面。展览至3月31日结束,地点为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南大街。据悉,之后展览将在上海各大古镇巡展,并结合当地特色进行更深入的艺术创作。



■ 沪语版话剧《雷雨》

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昨晚,“演艺大世界”新春首部首演剧目——沪语版话剧《雷雨》在中国大戏院迎来开门红。该剧由上海宝山区沪剧艺术传承中心、上海艺动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出品。另辟蹊径用上海话演绎曹禺经典,原本以为观众会先“轧轧苗头”谨慎观望,没想到尚未开演已销售90%,再度验证了人们对乡音的渴望。

在主演华雯看来,“《雷雨》还是一部能传播我们‘上海声音’的作品,早年《雷雨》被改编为沪剧,成为一代经典,如今我们用方言话剧来演绎,让上海话回归城市舞台。”

九零后看《雷雨》 很悬疑

不同于传统《雷雨》厅堂结构实景舞台,此版《雷雨》的视觉呈现颇有“暗黑童话”的意味。七八面巨型镂空花窗棂横跨舞台成为背景,依旧是沉闷低气压的氛围,却又带着时空割裂感,以黑白灰为基底的舞台上,孔雀绿的沙发、胡桃木的家具,格外出挑。

舞台上,繁漪初亮相,一身湖蓝色丝绒旗袍,两侧开襟处有褶皱薄纱,当她沿着旋转楼梯徐徐下行,裙摆随着步伐轻摆,别具风韵,犹如这枯坟般的旧式家庭里的午夜玫瑰。《雷雨》故事的发生地并不在上海,如今既用上海话来演绎,便在氛围感上做了一番本土化移植。

担任此剧舞美设计的是年轻的设计师王瑜,以九零后的视角看《雷雨》的她表示:“如果把结果率先呈现于舞台,简直就是绝佳的悬疑片开头。”因此她为《雷雨》设计了很酷的舞台,场景随着闷雷、惊雷、炸雷而改变。全剧高潮时,惊雷炸响,始终悬在正厅中央的巨型吊灯在半空裂成碎片扑簌簌往下掉,好像整个世界都坍塌了。

听两个钟头上海话 很过瘾

当然,此剧最大看点还是在上海话的演绎。散场时,有观众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朋友安利这部剧,“蛮灵额,老好看额,关键听两个多钟头上海闲话,过瘾。”也有看过很多版《雷雨》的资深剧迷表示:“当初曹禺先生就曾说过,没想到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家》都创排沪剧了,还非常合适。设想下,如果曹禺先生知道方言剧《雷雨》上演了,也会很高兴吧!”

让人感慨的是,昨晚剧场里有不少正放寒假的学龄童被父母带来“磨耳朵”,刚满7岁的女儿丁以然被妈妈带来看戏,散场时间她:“依看得懂哦?”平时颇为抵触上海话的女儿竟不自觉地回复:“阿拉看得懂额”。这让小丁的妈妈惊喜不已:“一直以为女儿是不会说上海话,没想到她就是不肯说,上海小囡还是要会两句上海话,才不忘记自己的来处”。

率宝山沪剧团“破圈”排演方言版《雷雨》,华雯顶着巨大的压力。有老友劝她不要“特立独行”,还是要守住沪剧的根;更有前辈善意关照,艺术生命有限,莫“不务正业”。对此,她依然坚持:“沪剧要振兴,沪语大环境的振兴是关键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这个《雷雨》带点悬疑味

沪语版话剧欲为年轻人打开乡音之门